

模範人物叢書

社主任張式瑞

徐思德寫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

目 录

优秀的社主任和农业技术革新家.....	2
宣誓.....	5
嫁妆问题.....	8
“是毛主席给大家的”.....	10
同样是幸福.....	12
送肉.....	13
鲜菜上市的时候.....	15
奇怪的客人.....	17
没有栽错.....	19
“别记在我名下”.....	20



优秀的社主任和农业技术革新家

山东省即墨县小寨子村，有个“共产主义”农业生产合作社。这个社的社长叫張式瑞。说起張式瑞来，人們就会說：“他呀，是个好主任，还是个农业技术革新家哩！”

怎么說他是个优秀的社主任呢？他政治觉悟高，为了办好社沒有一点私心，办事講民主，是个领导农民弟兄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帶路人。看他的领导办法吧：一九五二年春天，他和張以密领导互助組办社。那时，互助組的組員們，正願意办起社来土地归大堆，願意“吃大鍋飯”不自在哩。張式瑞和張以密发起办社，沒有一开头就按上級指示办社。他领导組員們总结去年的生产，要大家共同决定互助組的发展。总结会上，張以洪說：“我沒有水車，要不是互助生产，就栽不上大白菜。可是組里只有一架水車，哪里澆水往哪里拉，三碰兩摔的，很快它就坏了，这問題得解决。”張式瑞听着这句话順勁，接着就和大家摆当时生产中的問題。組員們你一言我一語，最后就归结到土地入股上。張式瑞这时介绍了外地办社的經驗，多数組員就乐意办社了。可是張式瑞却不主張馬上把这事定下来，他对大家說：“土地入股是个大事，回家仔細想想，和全家商議好，都通了再說吧！”“共产主义”农业合作社，当初就是这样办起来的。

張式瑞在合作社成立以后，眼看生产条件更好了，就更积

极的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，领导大家努力兴修水利，改进生产技术。因此，社的生产年年增加。一九五二年，他社平均每亩产粮九百七十七斤多，比一九五一年增产近一倍；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增产百分之二点七；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点二；一九五五年遭到两旱一涝，产量还和上年的差不多。随着生产增加，社也不断扩大，一九五二年只有八户，到一九五三年春天，扩大为五十八户；一九五四年春天，扩大为六十五户；一九五五年，扩大为一百二十九户；这一年冬天，小寨子乡五个社以张式瑞领导的这个社作基础，合并成立了“共产主义”高级农业合作社。

社里生产的粮食不断增加，又经营着副业，社员生活就跟着一年的好似一年。李玉香老大娘，差不多是空着手入社。一九五三年，她分粮一千四百七十一斤；一九五四年分粮三千六百斤，卖余粮的钱用不了，向社存款一百七十六元。张宜正入社前少吃缺穿，一九五四年他分的粮食用不了，还清了债，又存了款。

社里的生产搞得好，政府奖励、表扬，许多地方都组织参观团来参观。社的办公室里挂的锦旗、贺幛，从一九五一年起，一年比一年多，有七八十幅，红红绿绿，光辉耀眼。社员们想起它来，干活的劲头就更足了。

怎么说张式瑞是个农业技术革新家呢？小寨子村的农民说过，他们过去用老法子种地，生产的粮食很少，全村平均每人合一亩多地，就算年成好，也是“关东海州不产粮，有钱也得饿肚肠”。眼前可大变样了：耕作方法不断改进，比如种小麦，解放前是条播，一九五二年成立了社，就改为宽幅密植，一九五

四年改为套种密植，一九五五年改为又种窄行密植。种的庄稼，都是好品种的，玉米都实行人工授粉。生产技术改进，就能增产粮食。他们间作的春玉米每亩收七百万斤，秋地蛋收四百多斤。因为有了许许多多技术改革，一九五四年，每亩平均产粮一千五百六十三斤半；一九五五年因自然灾害，每亩仍然平均产粮一千五百多斤。

社里改革生产技术，过去都是張式瑞亲自领导。他积极学习书本上的生产知识，学习县农场和外地的经验办法；领导大家一面学习，一面在小农场里、温室里，使用干湿计、地温表、寒暑表、放大镜等仪器做试验。張式瑞不光要学会办法，还要摸透科学道理。比如肥料有氮肥、磷肥、钾肥，这三种肥料，各有什么用处呢？肥料种类很多，各有什么特点呢？張式瑞领导大家，做了十二种肥料试验，就基本弄清了这个问题。

張式瑞很爱学习米丘林的学说，因此他懂得作物可以驯化的道理，他根据这个道理和别处的经验，把“泗水三八”小麦进行春化，连续春化了三年，第四年播种后，种子的耐寒力增强了，每亩地也能收好几百斤。他又把当年春种的地蛋夏播，防止了种子退化，保证了秋地蛋的丰收，还给下一年留下好地蛋种。为了扩大复种面积，他作了许多间作试验，并得出这样一条结论：同类作物同时间种（比如谷子和黍子间种，地瓜和地蛋间种），不会增产，分期间种能少量增产；不同类作物（比如谷类和薯类作物）同时间种能增产，分期间种增产多。经过多年试验证明，这个结论是正确的。有了经验，“共产主义”农业合作社普遍实行了间作、套作。一年一作制、二年三作制，他们早已取消了。

張式瑞是一个优秀的社主任，是农业技术革新家，这首先是因为他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高。下面就是关于他的几个故事。

宣 誓

一九五二年春天，山东省膠州专区举行工农兵模范大会。

这个会上，有即墨县小寨子乡的两个农民：一个是农业劳动模范張式瑞，一个是民兵模范張以密。

参加这样盛大的会议，他们两个都是头一回，感觉特别光荣。会上，地委负责同志作了报告，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呵，苏联集体农庄的生产、集体农民的生活呵，社会主义美好远景呵，都讲的很清楚、具体。他俩专心听讲，觉着句句话顺耳，社会主义就象摆在眼前，伸手就能摸着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听到最动人的地方，两个人就禁不住同时哈哈的笑起来。

组织农业合作社，就能统一使用土地，比互助组更好的发挥地力；还能统一使用劳动力，比互助组更好的组织劳动。这句话，给張式瑞一个很大的震动。他想：去年，单干农民的小麦产量，平均每亩一百一十斤；自己组里的小麦，平均每亩一百七十斤。互助组是比单干农民本领强。可是种什么庄稼，各户有各户的打算，怎样干活，各家有各家的计划，要不断增加生产，还是办不到。要是成立了合作社，这些问题就解决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暗自叫好。这时，張以密转过脸来问：“式瑞，你听着怎么样？”

“是火候啦，咱加把劲办社吧！”張式瑞很坚决。

張以密一听，高兴透啦，沒等張式瑞講完，就接上去說：
“好，一定办！”

可是說話容易，办起来难。張以密想起自己不識字就发愁：上級交代政策办法，只能記个大統套，这样，社难办好，怎能对得起党和群众呢！他想張式瑞心細，又識字，要是跟他一起办，再有群众的努力，把社办好，这就有个七八成。

張式瑞哩，他想万事开头难，自己組里骨干不多，以密是党支部書記，又是民兵模范，威信高，工作能力也强，跟他一道干，社也就好办的多了。

張式瑞想征求張以密的意見，可是張以密心直嘴快，先把自己的想法說了。

这一来，張式瑞更加高兴。在大会上发言时，他向大家表示：“我领导一个互助組。民兵模范張以密也领导一个互助組。俺两个說好啦，保証回家以后同心办一个社！”

可是，办社是个新鮮事儿。开头办，誰知道会遇到多大困难哩。大会閉幕以后，他两个走在路上，考虑的事可就多了：他們研究了办社的时间，办社的具体方法。最后，張以密想：張式瑞家生活比较好，他遇到困难，是不是会转弯呢？張式瑞觉着張以密事多，也怕他在困难面前，把社推开不管。

这时候，張以密就又直来直去的講了：“办社的事，咱也說的不少啦。式瑞你可有决心？”

張式瑞听支部書記这样說話，心里一急，嗓門就大了，說：“天大的困难，也不会把我压倒！这一点，你放心吧！”他又接着問：“你自己哩？”

張以密說：“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，是党的主張。我張

以密听党的話，死也不会回头！”

两个人决心都很大，張式瑞就說：“那好吧，咱們都是黨員，不講迷信，不能对天盟誓，就向毛主席宣誓吧！”他倆商量好以后，路过城阳鎮时，就走到一家照象館里去。

照片洗好了，那是两个人并肩合照的全身象，上面有一行題字，写着“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一定把合作社办好”。

这照片里，没有花树陪衬，可是人物精神焕发，看起来十分生动。他們俩对这照片格外爱护，把它鑲在鏡框里，分別挂在各人床边。

这是張式瑞的第一张照片。張式瑞看到它，有时就想起过去的情景来：

他十六岁那年，为了生活到即墨城，在一家土产店里学徒。学什么手艺呢？给东家装烟袋，提尿壶，店里店外，从五更起床，一直忙到深夜上了門板。夜間，掌柜的要賭博，他还得伺候。这些活，自己不乐意干，东家嫌他干起来笨手笨脚，也不喜欢。因此在土产店里呆到第三年，就卷起鋪盖回了家。

回家学种庄稼，很有意思。可是家底子薄，逃不出奸商和高利貸的剝削，受敌人的欺压就更多了。不願为日本人修飞机場，挨过鬼子兵的刺刀。不願为反动派当炮灰，抓壮丁时一次躲在地窖里、一次躲在草垛里，两次都没有藏住，被抓出来打的浑身紅肿，差一点送了命。

解放了，苦日子这才熬到头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。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参加了生产救灾运动、土地改革运动、鎮压反革命运动，在各个运动中，他受到很大鍛炼，受到党很多教育和帮助，这才有了共产主义觉悟，在一九五〇年光荣的参加

了中国共产党。

这张照片，看来也很普通，可是张式瑞看到它，就想起自己决心走合作化道路的誓言，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，跟着就增强了。

嫁 妆 问 题

张式瑞办起合作社，就把合作社当成家。那时社刚办起来，底子很空，凡是社里要用的东西，只要家里有的，他不管是不是作价，就赶紧拿到社里去用。一九五二年春天，八户社员有五户缺粮，他就从家里扛出谷子和大麦，让社员随便吃。这样做，他家的粮也不够吃的，他也要多吃些地瓜干了。可是别的社员，可以不光吃地瓜干和野菜，干起活来有力气了，他觉着这比自己天天吃肉还高兴。

可是，张式瑞家人口很多，当时他这样办，就有人思想不通。在这方面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
那是一九五二年，社里新买了一架水车，需要木材做水车架子。从哪里弄来木头呢？张式瑞想：家里的木头，自己常看见的，都拿到社里了，别的社员也没有了，要买，社里没有钱。这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他还是在自己身上打主意。他又在家里翻腾起来了，门后头，床下头，屋顶上，各个角落，叫他翻了个遍。

有人问他：“找什么呀？”

他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
最后他找到了。榆木、楸木板子，又宽又直，足够用。張式瑞看見这些木头，象見了宝贝，十分欢喜。可是也有顾虑，他知道，这木头是母亲留给妹妹作嫁妆用的，要是把这些木头拿出去，就算妹妹不好意思管，母亲也会不讓。

怎么办呢？要是不拿出去，做不起架子，水車安不上，地里急等澆水没办法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决心把木头搬出去。

这事情，讓他母亲知道了。母亲說：“式瑞呵，咱家的农具、木头，很多都讓你交給社啦，四間房子，做了社的办公室。这給淑仁做嫁妆的木头，朕空于你也往外拿，你真会給我找别扭呵！”

張式瑞一見母亲生气，就慢慢作解釋。他說：“娘呵，往社里拿东西，是为了增加生产。这一点，到秋后你就知道了。那时候打的粮食，比往年哪一年都多，管許叫你喜的閉不住嘴！”又說：“妹妹的嫁妆，不用你費心。咱們到时候买好的，非打发你滿意不可。自己准备木头，請木匠来做，多麻煩！你多歇歇，別操那份心啦！”

“好，我就看你买現成的吧。”母亲也不好說別的了。

時間过的真快，一轉眼就是好几年。今年春天，張淑仁准备結婚了。这时，張式瑞又想起做嫁妆的事。他問母亲要做什么样的，母亲說：“这不是淑仁在跟前！就叫她自己說吧！”

淑仁一听，臉刷的就紅了。她連忙說：“不要，不要。”

張式瑞說：“妹妹，咱們要節約，可是桌子、椅子、箱子，該用的还要用，你就別客气啦！”

淑仁說：“哥哥，我是个小学教員，他是个志願軍，住在朝鮮，你看还用得着家具！以后需要时，我自己做吧！”

这时，張式瑞沒話說了。母亲看了看他說：“你妹妹不要，咱就省了吧！她自己现在也学了本事啦！这比咱陪送什么都好！”前几天，老母亲听说这个当志愿军的女婿，夸張式瑞办社精神好，就又想起那几块准备做嫁妆的木头来，她暗自好笑，說：“那时候把它送到社里，真是送对了。”

“是毛主席給大家的”

一九五二年，張式瑞领导的合作社里，生产搞的比较好。因此，張式瑞接到毛主席的請帖，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。

从接到請帖起，張式瑞就觉着浑身光荣，他脸上发烧、满身是劲，想着：社是在党的领导帮助下办起来的，我个人哪里有成绩呢！党和毛主席給我这样大的光荣，我应当怎样回答呵！

自北京回家的时候，中央人民政府发給張式瑞三十块钱生活补助费，張式瑞接到手里，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。这可不是单为了三十块钱，是因为他想得太多了。他說：“解放以后，在党和政府领导下，人民生活一步一步变好，哪里还用得着这补贴哩！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对于人民群众，真是太关心啦！”

他又想：“社里的生产搞的比较好，自己出过一份力，可是主要靠社員們努力。要是沒有大家的力量，我張式瑞家离北京几千里，哪能見到毛主席！”想到这里，他决心用这些錢买东西送給社員們。

張式瑞回到家了。這消息象風一樣的傳遍了全村，男女老少都往他家里跑。是呵，張式瑞從北京回來，見過毛主席，誰不想問候毛主席呢！誰不想跟剛見過毛主席的人談句話，也光榮榮呢！

屋子里、院子里，擠滿了人。“見過毛主席嗎？他老人家身體健康嗎？”人人問毛主席好；還有的問：“毛主席和你握手沒有？”問話聲、笑聲，响成一片。張式瑞回答了這個，又回答那個，忙的不得了。後來，他對大家說：“咱們想念毛主席，毛主席也懷念着咱們農民。這裡有從他那里拿來的禮物，大家來分一份吧！”

禮物包打開了。看吧，有襪子、毛巾、鋼筆，還有造的很精緻的烟袋鍋。東西真不少，差不多各一份，大家都說：“這是毛主席給的，毛主席真比親娘還親！”這些禮品，也是普通工廠造的，可是在大家眼里，它可不普通，它是那麼光采，自己家里的東西，不管什麼也不如它可貴。

烟袋鍋分給老头了。老大爺們，買了最好的杆子配上。鋼筆分給學生，學生更勤奮的學習。毛巾、襪子等日用品，分給老太太和婦女，她們許多人都舍不得用，保藏在櫃子里。

這事情過去好久，許多人還不知這東西是張式瑞買的。後來知道了，都說：“俺這個社長，就是跟自己的利益不講交情。”

這話不假。張式瑞總是为了集体的利益，牺牲个人的利益。比如他从大众日报社和广播电台得的稿费，就都买成寒暑表、干湿计、放大镜、地温表等东西，送到社里去了。

同样是幸福

为了把合作社经营好，不断增加生产，张式瑞在党的领导下，克服困难的勇气越来越大。社员都反映，哪里的活苦，活重，你去看吧，俺社长就准在哪里。

一九五三年夏天，一连几场大雨，社里的猪圈被水泡倒了。猪满院子乱跑乱叫。社委会决定马上把圈垒起来。可是半池子粪水，又脏又臭，又没说干了以后多给工分，社员来圈边一站，都直摇头，有的说：“等晴好天再说吧！”有的说：“谁下去？我在上头递砖。”

过去干这类活，许多社员都爱当瓦匠，不愿当小工。现在反过来了。怎么办呢？张式瑞想：猪是社里的重要公共财产，决不能让它们在外面挨淋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就拿起铁锹跳进猪圈，动手垒起来。社员们看到这情景，也就下手了。

那一年，山洪暴发，白沙河发水了，黄泥汤子，灌满小寨子村南的大沟，又向村里、四坡里流过来。这时候，合作社社员们在乡政府领导下，组织成几个队，分工堵水。张式瑞带领一个队，在村东堵水，堵上了。可是村东北面，傍黑天，水把土堰冲开了，口子有几十步长，水一进来，就是一尺多深。张式瑞带的这个队妇女多，过去没有干过这种活，张式瑞怕她们害怕，就鼓励她们说：“这水后劲不大，我们在东坡胜利了，在这里也要胜利！大家有没有信心？”

哪知妇女们劲头也很大，齐声喊：“有！”

水越流越急。用鉄鍬送土不中用，大家就用衣裳兜。分散抛土不中用，大家集中抛放。土堰越伸越长了。可是土堰长了，口子小了，水被挤到一个小口里，流势更猛，集中抛土也不管用了，七八十斤土，就好像个小皮球，一下就被水踢开了。这时，大家都不知怎么好。土堰开始被冲短了，口子又越来越大了。張式瑞看着这情况，直急的眼紅，一轉身就扒在堰口上，用身子擋着急流，他喊着：“来吧，就要胜利啦！”土，一堆跟着一堆，在他身后垒起来，就这样，洪水又被他們打退了。

为了战胜洪水，張式瑞领导社員守候在社里的仓库旁边，及时开沟排水，保卫着社里的几十万斤粮食；不断到坡里察看水情，水稳住以后，又和大家一道排水防涝，从水里救出五百多亩庄稼，他一連三夜沒合眼。

为了社的利益，群众的利益，張式瑞不計較个人得失。有人問他：“你怎么这样能吃苦呢？”

他說：“有什么苦呵？你看咱們积极劳动，土地就給咱們粮食，从这面看是吃苦，从另一面看，就是享福呵！”

送 肉

一九五五年，就要过冬至节了。張以密有事要到城阳鎮去。張式瑞对他說：“你到集上，順便給我捎几斤肉吧！”

可是这一天，集上的肉銷的特別快。張以密到集上时，卖肉的地方，只剩下空架子了。

湊巧，農業合作社這時賣給供銷社九口肥豬。為了鼓勵他們養豬，供銷社遵照上級指示，允許賣一口豬，買回三斤豬肉。五九二十七斤豬肉，帶回去怎麼分呢？送豬的社員不敢個人作主，就和張以密商量。張以密說：“式瑞剛才說要我給他買肉，沒買上。我看反正誰吃誰拿錢，就送到幾個社幹部家去吧！”

就這樣，張式瑞家買到三斤豬肉。

晌午，張式瑞回家吃飯。他一看見肉就問：“這肉是不是在集上隨便割來的？”

家裡的人說：“是以密送來的。”接着又把情況說了一遍。

張式瑞問：“是不是很多社員也都買着肉了？”

“沒有！”

“是不是食堂里買到了？”

“聽說也沒有。”

張式瑞考慮：這可不大好。多數社員都吃不上，豬是社員辛辛苦苦喂起來的，光我們社幹部吃，這象什麼話！我忍心吃，吃着也不香。這時他就說：“四鄰五舍都沒有，咱吃了好嗎？”

家里人原想“冬至”那天吃一頓豬肉水餃，叫他這一說，也沒心吃了。

母親說：“那怎麼辦，這點肉分給誰家吃好呢？”

弟弟說：“縣委工作組的同志是客人，就讓他們吃吧！”

張式瑞說：“好！”接着就把肉掂起來，送到食堂里去了。

後來，在黨支部會上，張式瑞批評了張以密。張以密高興的作了檢討。

想起这件事情，許多社員就联想到另一件事：

从合作社成立以后，每年評工分时，社长張式瑞总要爭执。社員們說他：“领导大家干活，出力大，用脑筋也多，应当多評分。”他就說：“多干是应当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。不应当多要工分。”一九五五年，他到省里开会时，社員大会上，大家評定一年給他記二千五百分。他回家以后，說：“这样做不合适，上等劳动力一年才得二千四百分，我哪能要这么些！”社委会不允許他更改这决定，他就去找区委会。后来終于把二千五百分，改为二千二百分。他叫會計按二千二百分給他計工，會計說：“二千五百分是社員討論的，社委会决定的。我光听你的哪能行？”

張式瑞笑了，他說：“我向来严守社的制度，可是这一回，你就通容一下吧！”

这回事，叫社員們知道了，有的就說：“人跟錢不近便，这真稀罕！”

鮮菜登市的时候

一九五三年春天，任金和負責料理社里的菜園。黃瓜下来的时候，头一回，他只摘了很少几个，覺着不值得上市卖，就送到社的办公室里去了。

当时，張式瑞正在办公室。他看着黃瓜长的綠絲絲的，透嫩，着实饒人，就伸手拿起一根。可是，接着他就覺察到这样做不对了。他想：这是公有的东西，我哪可私自享用，沾大家

的便宜呢！他觉着臉上一陣發燒，就立刻把黃瓜放下了。

這一回事，張式瑞常常想到它，并暗自檢討，警惕自己。

有一次，張式瑞的母親領着小孩子玩耍，不知不覺走到了菜園邊上。在菜園工作的社員們，為了表示對她的敬愛，挑了几个又紅又大的洋柿子送給她。她接過來了。可是為了照顧孩子，她就把洋柿子放到菜園屋的窗台上，一轉眼，就忘了。

她回家吃過晚飯，忽的想起那兩個洋柿子來，就說：“你看，兩個洋柿子，沒拿回來！”

張式瑞聽見這話，心里一怔。

這時，母親又說了：“過去自己種菜，新菜下來也尝尝鮮。剛要吃個鮮物哩，却把它忘下啦！”

張式瑞越听越不對勁，就說：“娘呵，咱可不能隨便拿社里的東西呵！”

母親說：“沒有拿呀！社員給我的，叫我吃，我沒吃，放在園里窗台上，領着孩子玩着就把它忘下啦！”

張式瑞說：“那就好。不這樣，那就要出問題了。社員這樣做，是拿公物送禮，是他們的錯誤。”

接着，他又說：“還記得張錢正家的事吧。那年，張錢正他娘，負責看守社里的黃瓜園。她家的小孩子去送飯，就要黃瓜吃。開頭，老太太不給孩子，可是要的回數多了，老太太心一軟，就摘几根，讓孩子解解饞。這一來不要緊，成了習慣，日子一長，社員知道以後，問題就鬧大了。當時張錢正是二隊長，隊員們對他有意見，有的說：‘隊里的東西，許隊長家吃，也許咱們吃，去摘呵！’私摘黃瓜的多了，隊里的生產混亂起來了。”說到這里，張式瑞嘆了一聲，又接下去說：“領導上要